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七回 黑心街小戲財神

妻激蘇秦友激儀，人生豈得便無時？ 畫虎未成君莫笑，先貧後富始為奇。

說話的怎生說個「妻激蘇秦友激儀」？當初蘇秦不遇，妻不下機，人人說妻子薄情，據我看起來，正虧這妻子激他一激，奮志往魏，就得做了六國的丞相。當初，窮得自家妻子不下機相叫一聲，後來，六國諸侯都下車來迎調。窮也窮到極盡的氣候，貴也貴到別人不能到的地位。張儀來見蘇秦，思量他薦引為官，蘇秦故意不理他，與他些僕者之食，使他受氣往秦；然後蘇秦著個舍人，替他到秦，見了商鞅，送了千兩黃金，張儀才得大用。故此說個「妻激蘇秦友激儀」。大概說人生富貴，也有激厲而成的，莫非時也，運也。古人道得好：

梅花一樣種窗西，先放南枝後北枝。

時若未來君且守，困籠也有上天時。

話說先朝山西應州府，一個人複姓淳於，名智。年紀長大，讀書不就，就去棄文習武。武又不成，舍了文武兩途，只有一個作吏。這淳於智也思量去作吏，只是山西舊例，都要有家事的才好納農民，加納兩考，如無本錢，也進不得衙門。這淳於智家裡，只有四堵墻子，還是租著人家的，破了不曾修好，那裡得個銀子去納吏。人勸他說：「你去做些生意，可不好麼？」淳於智道：「生意行中，我也件件在行，只沒有個空手白做的生意。」常言道：「沒了本錢，只好賣閒。」家中只有個老母在堂，淳於智自思無可以為餬口，只得去與人傭書，替人家抄寫，得些燈油之資。抄寫了幾時，卻也不是個長久之計。有人說那做醫生，到本輕利厚。

淳於智讀些書過的，看了醫書，心下明白，學不幾時，也一般會寫方撮藥。開了幾時醫館，鬼也沒個上門來請，只得又收了。天幸遇著一個收網的客人，要到江南去收網緞，少個相幫。有人說：「這淳於智諸事活動，尋他去到好。」淳於智自思：「無事可做，便同他去走一遭。」過了幾日，不見那人來說，急急自去尋那客人時，那客人道：「如今聞得福建有劉六、劉七作亂，路上難走，因此改行，不走水了。」淳於智怏怏而回。悶悶的坐在家中，眉頭不展。想起向年讀書時，也有許多讀書的朋友；習武時，也有一班的相識。如今也有成名的，發積的，只是世態炎涼，見這淳於智窮了，誰來看一看兒。因此歎一口氣道：「便事做不成，是我時運不利，難道人也遇不著一個好的麼？」走進走出，坐立不安。也學那做歪詩的，做了幾句打油歌。道：

世事從來太不均，僧房道院屋連雲。

蒙正歸家打一看，破窯為壁甕為門。

又

富室田連阡陌多，貧無錐地奈誰何？

千金寧喪閒風月，東壁餘光不借他。

其時，有個鄰舍姓金，名廣元，倒有些義氣的。看見淳於智立在那裡，便踱將過來道：「淳於官人，你想是心事不快麼？」淳於智便答道：「便是小子一事無成，沒人瞅問。自己無顏，今日卻難得老哥動問。若說起小子的心事，卻也不知何日才得個快哩。」那金廣元道：「小弟有個舍親，方在淮上回來，有些本錢，要做生理，如今先要尋一所大房子住。足下在家無事，若替他尋得一所像意的房子，也好撰得幾貫錢，也好活動。你只坐在家裡怎的？好歹也向外邊尋人說說。」淳於智便問了他親眷的姓名、來歷，出去替他尋訪。果然就尋了一所大房，前廳，後樓、左廂房、右井灶、花園、後門，色色稱意。那人歡喜，用價五百兩，就煩這淳於智做中，立契買了，送了淳於智十兩銀子。淳於智收了，秤出一兩，走到對門來見金廣元，酬謝他指引之功。金廣元斷然不受，淳於智要請他到店中飲三杯罷，他反設起誓來，也不肯吃酒。淳於感他好心，只是自己過意不去。拿了銀子回來，坐了一會，未免得忙忙要去買些柴米，又還了些人上欠帳，取了幾件冬衣，十兩銀子將就過了幾個月，依舊沒了。坐著又沒法處，卻好那金廣元又來敲門，淳於智出去見了，謝他前日美情。金廣元道：「休謝，休謝。如今我那舍親又要買數百畝田產，一發來作成足下，事成也有二三十金相謝哩。」淳於稱謝。在淳於也是一個好漢子，不肯為此等之事的，只是為貧所使，無可奈何。於是連日出去，尋個要賣田的，偶然尋著一個，又引到那家做成了，得他謝儀十五兩。

淳於智拿了銀子，一路思量，回來算計開個店舖兒，撰錢做家，以後也再不去替人做這中保之事了。誰知時運未逢，真像有神差鬼使的，可可走過一條小橋，對面一個人挑個擔兒也上橋來，淳於智將身一讓，失手把銀子掉下河裡去了。那河直通大江，落下去時再休想打撈得起了。淳於吃了一驚，自己歎道：「直恁命苦，也罷，也罷，只譬如這事做不成罷。」行過橋來，只見橋墘下一個小小廟兒，乃是一個五聖財神之廟。淳於智一眼見了，因懷著那失落銀子的不快，就向著那五位財神道：「財神，財神，你也不是個正經神道，就是個專趨勢利的小人，那有錢的越有錢，似我這沒錢的，難道再不該有錢麼？如今我也不怨著你，你若是果然靈顯，可也與我淳於智一主錢兒，發積一發積麼！」這淳於智自言自語，搗了半日的鬼，沒張沒致的慢慢走將過去，尋個人家門首坐了，呆想半日：記起這條街叫做黑心街，街西有條弄，弄內有個當舖，乃是他一個至親，姓詹，名知炎，最是有錢的，在此開當。我如今遇此貧困，也到他家看看光景，不望他周濟，便也看他相待何如？於是信步走去，只見那人家門前，有幾個僕從在那裡賭錢，見了淳於，明知是主人至親，也不立起來，也不斷喚一聲，淳於免不得開口問道：「大官人在家麼？」那些奴才，見了淳於這不衫不履光景，又曉得他平日極貧窮的，便笑了應道：「怎麼不在？料不到那裡去告債去麼？」淳於聽他這句話，明是說他今日要來借債了，便道：「我是至親，來望一望，今日難道就是來借債？你眾人怎說這話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既恁地時，我大官人好在銀房裡兌銀盤當，官人進去先叫一聲兒，他自然出來相見。」淳於智就走了進去。正值那詹知炎坐在堂中，見了淳於進來，意思倒要避了進去，一時又不好避得，只得立起身來迎著，笑道：「老兄來得正好，小弟今日正要來造府相懇一句說話，來得湊巧，小弟這事准准有十分財喜哩。」淳於只道他有些好意，便問道：「要見小弟為何？」詹知炎道：「小弟因當中乏本，早晨一個敝相知要做些前程，拿了兩拜匣金珠首飾，向小弟當中，要押銀三百兩湊用。如今還少五十兩，久聞老兄曾與淮上那個令親做中買產，現銀往來，意思要煩足下到他家裡借貸些須，以濟燃眉之急，故此要來相訪。」淳於智心下明白道：「此人就是門前那些奴才的見識，故將此言來取笑我。」也就隨口答道：「若老兄真個要借銀時，只求親筆付我一紙借票，小弟就去借來應命。」詹知炎明是取笑，因他說寫了票子就有，他就好要子，去寫了一紙借銀五十兩的票子，遞與淳於。卻暗笑道：「看這窮鬼到那裡去借銀！」這詹知炎也不過是欺侮他，看這淳於不在眼的意思，那裡真個要他去借銀。淳於卻一手接了他票子，一面說道：「今日小弟真不是來問兄借銀，倒真是兄問小弟借銀了。」說了這句，告別欲回，詹知炎也不相留，送出到二門上，倒說：「奉茶才好。」只見裡面又走出一個家人來，叫道：「當中有人取當，要大官人進去。」詹知炎也就不送出大門，把手一拱，竟隨著那個家人走進去了。

淳於一肚的氣。起初掉下銀子，倒歎口氣罷了；受這詹知炎的許多輕薄，一路惡氣填滿胸脯，恨恨不已。復回來，仍舊向那五聖廟前經過，這淳於一肚的氣沒處出脫，也無心中一手伸去，把那中間坐的五聖移了一個轉身，道：「你何苦與這黑心街的詹典當看家，便也向別人家看看麼！」不想這五聖坐位，真個一向是不東不西，剛剛是朝著詹家坐的，也是風水一般，被淳於今日無意中倒破了他家風水，看看詹家一步步窮了下來。此是後話。只說淳於又向五聖笑了一笑，道：「神道，神道，你如今且歪坐坐，待我發積了再來與你正位妝金，重修廟宇，恰也未遲。」說罷，一直回家去了。

不說淳於智回家，卻說這五聖真也靈驗。因見淳於起先禱告了半日，轉來又怨那詹知炎的說話，中間這一位就開口對那四位說：「列位兄弟，那淳於生卻也一一說得有理，我們何苦偏背了一邊，如今可將那淳於智身邊的窮鬼召了回來，我親自去隨著他，護佑他登時發積，有何不可？」眾位俱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快等他財主了，也好將你坐位安得端正。如今歪坐著，不到底是個歪

神道麼。」中間這一位道：「休得取笑，你們守著香火，只不可與那詹家降福，我自駕雲去尋那淳於生去也。」

淳於智回到家，只是氣那詹知炎不過，但只懷恨在心，也不與老母說。納悶了幾日，思量出外尋些事業，以圖發積。卻好有個遠房兄弟，在京聯捷，中了進士，選了一個鎮江府丹陽知縣。寫了一封書，差個家人來說：「要請大相公去衙中為幕客。」淳於智想道：「在家如此受苦，何日能夠伸眉，不如就這一路罷。但是記念老母。」那差人又說：「一路盤費，都是小人料理，另外有二十兩銀子，說送大相公安家之用。」淳於智也事出無奈，就將銀子遞與了母親，恰去請了一個姑娘，接到家中，伴著母親。又去金廣元家作別，道：「凡是舍間燈火，乞求照管。」又拿出三兩銀子，遞與廣元道：「這三兩銀子，煩仁丈僱倩一個小子，舍間使用。」廣元應允，然後淳於智才放心。同這差人，先到京中，見了兄弟。那兄弟名喚淳於有成，這淳於有成做人極是仁德，擇了日期，同兄淳於智一路作伴，甚是相愛，上任丹陽。做了三年知縣，一清如水，淳於智也交了時運，每年也有百金，所得也夠寄回老母支用了。上司聞得淳於有成做官清正，交章薦揚，行取到京，點了閩中巡按御史。淳於智便對兄弟道：「愚兄已蒙青盼，感激不淺，只是終身埋沒在此，豈是男子丈夫所為？如今賢弟已點了大巡，愚兄見那詔敕上說『有賢良方正者，便可保舉奏聞。』如今愚兄雖說不得賢良，卻也方正自許，賢弟如可薦舉時，我也有個出身了。」淳於智聽說大喜，道：「是我倒忘了。」就上了一個保舉的本。聖旨准了，就取他入京朝見。淳於智別了兄弟，就往山西，先請了老母、姑娘，一同到京候選，就選了個福建建寧府通判，擇日上任。正遇朝覲之年，正印府縣官都去朝覲，按院又是兄弟，就委他掌了府縣兩三處的正印。淳於智卻一意愛民，分文不取，只常到那沿海一帶，遇有通洋的賊盜，即統兵去剿了，取他財物。原是該管地方，取賊盜之物也不為過。做了三年通判，倒掌了半年府印，兩年縣印，又連海上所取之物，并這幾年俸金，積有萬金之數。淳於智對母親說：「如今比那破屋裡住時，已是好了。」便告個辭官的病本，央著兄弟上去。聖旨准他回籍。就去辭了兄弟，說：「愚兄富貴功名皆賢弟成就，決不敢忘厚德，另容為報。」別了出來，行了兩月，到了山西應州自己鄉井，央人尋了一所小小房兒住下了。

念著那金廣元爾言扶持之德，先去拜他，又把閩中禮物、俸金，足有千金為報。金廣元道：「我有甚好處？那要這許多。」淳於智道：「小弟落難時，莫說無人相顧，就有人相顧，也不過偶然而已，那得仁丈始終周旋。如今卻是千金易報，當作那一飯難忘哩。」行到自家舊行的破壁四堵，看了不覺傷心，墮下淚來。回到新尋的房子，安頓了行李，母親著人說出去要尋一門親事。如今卻是做官回了，不比當初來說親的，一日何止數十家？淳於智都回復了，只撿一家貧窮些的舊宅人家，娶了回來。果是積德存仁之女，姓陳，淑德溫良，大家風範。他祖上是做過御史的，宦遺清白。淳於智娶這陳氏，極其和順，一家安樂。淳於智尋思道：「想當初一事也做不來，到如今倒做了幾年官，有了萬金之上，情願將來濟人罷。」就對母親說了，訪著那一般樣他當日受貧受苦的，隨多隨少去任意周旋，廣施方便。時嘗對人說：「好笑那施捨的和尚，有那江西人弔拷租戶，賣兒賣女要他賠償租米，收得米回，成幾千擔拿去齋僧，不知是甚功德？我雖肯施捨，可是浪用錢財麼？有那負欠的官糧囤圍受罪，代他無罪，得放出監牢，豈不強似那殿上門牆，那定要去描金畫彩麼？」自此，每日搜求好事來做。

且說那欺笑淳於的詹知炎，只因盤算人的利錢太重，遭了一場假人命的官司，把個家當弄得罄盡，光光守著一間房子來賣。他卻是個大財主暴窮，一發比淳於當日難過日子。因見淳於智做官回來，從不曾到他家裏，情知是怪他了。一日，也思量他周濟，沒奈何呆著臉，辦了些禮物，來望淳於智。家人進來通報說：「有個詹大官人，說是老爺至親，在外送禮求見。」淳於智聽說他來，便記起當日那張票子之事。便暗笑道：「這蠢人好不智，我不來尋你罷了，你有甚嘴臉來見我？我便取笑他一場，也替那窮途的豪傑吐一吐氣，有何不可。」吩咐眾家人如此如此。眾家人俱會意了，連連出來，一見了詹知炎，就滿面笑著道：「老兄來得正好，小弟早辰正要造府，奉懇一句說話，來得湊巧，這小弟准准也有十分財喜哩。」詹知炎一句句聽了，記起當初說話，心下也有些羞愧，倒假意陪笑，只做不知。便問道：「老台兄要來尋小弟，真是貴人抬眼，必有好情理。但不審老台兄果有何見論？」淳於智道：「也沒有別事相煩，只是遲至今日見了兄，方才開口奉索，就是小弟之情了。便是向年兄所借准上舍親的五十兩銀子，如今算來是十個年頭了，只還一本一利，卻好是一百兩也罷了。今日卻因有一宗三百兩助餉錢糧要緊，明早即煩見發，如遲一日時，那按院差人，就要到宅上來得罪了。」說了這幾句，一個家人跪著遞了一個大紅全東帖兒過來，說：「本府太爺差人在外，要請老爺講話。」又是一個家人，牽了一匹白馬，立正庭前，淳於智就上了馬，拱一拱手道：「詹兄請坐待茶。」竟自去了。這詹知炎好生沒趣，又自暗笑道：「誰曾借他五十兩銀子？倒叫我明日見發。」坐下半日，禮物又不曾收，又沒人來陪坐，幾個家人走過來道：

「你是我家爺的親眷，如何我家爺這等冷落你？我家爺不知周濟了幾千銀子過了，況且那是不認得的路人，稀罕你這五十兩銀子？莫說你又是親眷。但如今老爺出門時，吩咐我們同你到家去取，速走，速走。」詹知炎還說：「休得取笑。」這些家人道：「什麼取笑！你有親筆五十兩借票在我家老爺處，才問你討，倒說取笑？你真一個要等按院差人來麼？方才本府太爺來請，為一助朝中糧響之事，我家老爺助了三百兩，昨日已付了二百兩，少這一百兩，燒眉之急，要你立刻拿來按院，一本一利，共是一百。我們酒錢便只是三十兩罷。」又一個家人道：「他是開當的朝奉，怕送不出銀子？就是五十兩也不多。」又一個家人道：「他是老爺的親眷，便只要你二十兩罷。我們官宦家人出去討銀子，得個加二的，便是忠厚適口了。」

詹知炎心下急了。又想了一會道：「只是我當初取笑他的不是了。當日卻是個真票子，雖則不曾交銀，卻是這淳於兄番了臉，他要執著票子以無作有，有何難處？他如今現與府院來往，若惹他弄了按院差人出來，當著助餉錢糧追比起來，這性命只好罷了。五十兩還不夠當使費哩！」一頭尋思，家人又再三催逼。詹知炎道：「我認著自己不是罷了，人說富不要與官鬥，我如今況又窮了，只得這間房子。當初原是三百多銀子買的，只得急急去尋人賣了。」只賣得一百兩，拿到淳於家裏，恰好淳於在家，就叫家人收了銀子，拿出原票遞還與他。又叫幾個家人，各處叫了幾個叫化的進來，將這些銀子都賞與那些叫化子去了。詹知炎立在面前，眼睜睜看著，氣得個做聲不得。淳於智又向他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詹兄，詹兄，你只道我白許你這一百兩銀子麼？只勸你自今以後，不可欺侮那失時的豪傑罷！」說畢，就走入內裡去了。這才是：

冷言還熱語，遲早報無差。

詹知炎陪了銀子，惹了許多悶氣，不敢與淳於相爭，乾淨造化那幾個乞兒，自不必說。淳於智自此出了那一口怨氣，猛然記得昔年曾將那黑心街的五聖戲侮了，他如今卻也喜得錢神照命。隨喚工人起了一座齊整廟宇，端端正正塑了五聖神像，扁額上寫個「錢神有靈」四字，煥然一新。黑心街上地方人都說，取笑了神道，也有交運的日子，把來做個新聞。淳於智心下也自駭然，自也修理橋樑，葺治道路，廣行好事，要保佑兄弟有成，生個姪兒，以報取提挈之德。自從罷官回家，足足行了二十餘年善事，一念不隨，真個神欽鬼伏，天下都傳聞他名字。四方之人遠來投他的，無有不納。那兄弟有成，年例轉了河南按察使副使，也回到家中，聞得族兄如此行善，天下聞名，也滿心歡喜，也行起善事來。淳於智知道兄弟回家，就去拜謝他向年厚德。淳於有成道：「兄也休要謝我，還是兄交了時運，才有今日。只是兄當日受貧時，有誰來扶持你，你便今日這等濟人？也太過了。」淳於智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大丈夫豈是望人憐念的！我當時也無望人周旋之意，如今周濟人，也是我一念之仁，也算不得是甚功德。只可笑世上的財主，吝嗇也罷了，還要非笑那貧賤的，欺侮那未逢時的，殊可痛恨！小弟如今只求免於此可矣。」詩曰：

人未逢時一飯難，才能發積便施錢。

窮通自是循環理，日落山頭月早還。

又詩曰：

世態炎涼不可當，若言到此可心傷。

上林只道花如錦，空谷誰知蘭也香。

總批：炎涼世情，一盤托出，總不外「錢神有靈」四字而已。其中描寫妙處，令人通體汗下，有不徹心刺目者乎！貧者冷排

場，富者熱打譚，此等世界，安得中山千日酒，效阮家白眼看風波也。